

四季



转眼又到了谷雨时节,这个季节的雨水总是缠绵,往往一下就连着好几日,浙浙沥沥不见停歇,不似暴雨那般猛烈,只柔柔浸润着街巷与院落。

我家院子里的那丛三角梅,一向无需细致照看,每到春日自会长得繁茂,它的枝条有些顺着斑驳的院墙往山上爬,有些



(CFP图)

谷雨是春天的收尾

□黄彩莲

转眼间又钻进砖缝里扎根。三角梅接连绽放,颜色也多了起来,红的如烈火,白的似流云,粉的像霞光。一些探出墙外的花枝,时常引得路人驻足观望,有的人还会忍不住掏出手机拍照留念。

不过比起赏花,我更偏爱郊外的茶园。清晨的氤氲雾气总是贴着茶垄缓缓流动,将一丛丛茶树藏在朦胧里,待曦光漫过山脊,雾气才像被抽走了力气,开始慢慢收敛,随后在叶片间留下细碎的水珠,又折射出温润的光。从远处看,顺着坡势起伏的茶田,犹如一块被反复修剪过的绿色绒毯,阳光映衬下绿意层层叠开,深浅错落,格外耐看。凑近观察,会发现茶树的枝条是顺着山势层层铺开的,从根部往上数,新叶一层叠着一层,最底下是深沉的墨绿,往上逐渐变成翠绿,到了顶端才是一簇嫩绿,颜色由浓变淡,过渡得颇为自然。

起初,茶园是安静的,露水不时顺着

叶子滑落,滴进泥土里,发出几不可闻的轻响,偶尔才有几声鸟鸣从远处传来。待晨雾彻底散尽,山间暖意慢慢升腾,采茶人的身影也出现了,她们头戴蓝布头巾或斗笠,弯腰俯身贴近茶丛,专心寻觅枝头的鲜嫩芽头。这群人的身影在茶树间移动,也为这片静谧添了几分灵动。我一向喜欢站在茶田旁,看采茶人的手指在茶枝间翻飞起落,一捏一摘,动作娴熟利落,不过片刻便能采下一把鲜嫩新叶。

日头高挂空中,采茶人陆续停下手中的活,有的坐在田埂上歇脚,有的把挂在腰间的竹篓取下清点,此时里面已经装了不少鲜叶。见我上前攀谈,有位阿婆从布包里掏出水壶,倒了一杯茶递给我,说是喝了解渴又解乏。我接过杯子抿了一口,花香混着茶香瞬间在口中漫开来,好奇地打听泡的是哪种茶叶,怎么有股甜味?阿婆笑说是茶叶里加了一些冬天腌制的桂花,又说之

后就不喝这种茶了,因为春茶自成一味,无需桂花点缀也能自带清甜回甘。

这个季节,我家门口常传来孩童的嬉闹声,他们喜欢聚集在那棵龙眼树下,争相拿着一根竹竿敲打枝头的龙眼花。胆子大的孩子还偷偷爬上树,使劲摇晃树枝,想要看看有没有龙眼果抖落。我有次见了赶紧劝阻,然后告诉他们,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,打落了龙眼花,夏天就结不出饱满好吃的果子了。孩子们听了这话都不闹腾了,树上的人赶紧溜下来,一群人乖乖地蹲在树下捡掉落的花瓣,看样子是决定耐心等待着枝头结出清甜的果实。

闽南的暮春就是这样,雨停了便有暖风,三角梅开得愈加热闹,采茶的人依旧早出晚归。龙眼花慢慢掉落,枝头又悄悄挂起小果子,街上的人穿得轻便,日子也顺着节气慢悠悠地往前走,让人依稀已能从中嗅到几分初夏的气息。

食事



这天,我收到安溪老家寄来的一件包裹,打开一看是新鲜的豆叶,一片片叶子嫩生生的,叶脉的纹路也很清晰,看起来是刚摘下不久的。我心里琢磨着用它们做什么菜,不知不觉间又想起了在老家菜地里种豆摘叶的时光。

过去,家里的田地大部分用来种水稻,只有靠近家门口的一小块地当作菜园子来侍弄。由于种菜的田地又狭又长,本地人也用“条”来作为计量单位,“一条田”就指一垄菜畦,每逢谷雨时节,家家户户忙完春耕,都要赶紧在一条条田里种瓜种豆。

记忆里我家播种的豆种,通常是四季豆和长豆,每次都是一家人齐出动,阿公阿嬷平整菜畦,父母再挖“豆窝”,我则跟在他们后面撒豆种。最后,阿嬷还要往“豆窝”上铺一层土,就像给豆种盖上了薄被子,说是这样做种子才不容易被风吹走。为了驱赶偷食的麻雀,阿公在地里插一根长竹竿,又在竿子顶端系一个红色塑料袋,袋子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无形中就能

起到震慑麻雀的作用。我还会跑去后山捡一些枝条,然后把它们插在菜地里,既当做标记,又可以充当豆角攀爬的支撑,可谓一举两得。

往几场春雨过后,一簇簇豆苗便陆续冒出头,每个“豆窝”都能长出两三棵苗。阿嬷去巡田时,如果发现有的“豆窝”生出七八棵苗,会狠心地拔掉几棵,因为苗太多了反而争抢土壤养分,通风透光随之变差,最后不仅豆苗都长不壮实,还结不出饱满的豆角,只有“留壮去弱”才能让余下的豆苗好好生长。

到了农历三月,豆苗开始“爬竿”了,它们好似长了眼睛似的顺着竹竿往上攀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占满所有可依附的竿子,长出来的豆叶也愈来愈多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绿叶,也是长辈们口中美味的时令菜,每次阿嬷去地里给豆苗追肥,都要摘几把豆叶,用细麻绳捆好再带回家烹煮。她曾教过我摘豆叶的技巧,就是要挑夹在叶间的嫩叶,比如碰见三片豆叶挤在一起,就摘中间的那片,口感更好。

豆叶面

□沈页真

回家后处理豆叶也有讲究,阿嬷总是耐心地沿着叶梗轻轻撕下叶片,说是把粗纤维多的叶梗剔除,只留嫩软叶肉,煮出来的菜才嫩滑爽口,也没有丝毫苦涩杂味。后来我学会了便抢着干这活,阿嬷每次见了肯定要夸奖一番,还说这样的精细活确实适合小孩的小手操作。而我听了这话,心里总是美滋滋的,干活也更起劲。

豆叶处理好了,可以清炒、煮汤,也可以拿来当煮面的配菜。把灶膛的柴火烧旺,阿嬷会把五花肉倒进油锅里,等肉炸得表面金黄酥脆,再撒一些香菇丁,接着舀入一勺清水。待汤水沸腾,放入一把碱面,接着添加一把豆叶,继续加热一会儿,一锅喷香扑鼻的豆叶面就呈现在眼前。面一出锅,我便迫不及待地舀一碗捧在手里吹气,一心盼着嗦面和喝汤。散发着碱味的面汤,入口却是一股青草的味道,多喝几口还能尝到淡淡的豆香,滋味很是特别。面条的口感筋道爽滑,搭配清甜的豆叶一起吃,满嘴鲜香。

后来搬到城里居住,很少有机会再亲手种豆、摘叶,老家菜园的热闹光景也只留在了回忆里。不过每到春季,收到老家



(CFP图)

寄来的新鲜豆叶,我仍要照着阿嬷教的做法,仔细摘去叶梗,只留嫩叶,再用它们煮一碗豆叶面来吃。热气一冒,豆香混着面香扑鼻而来,一口下去,尝的是应季的鲜香,也是熟悉的老家味道。

天伦



女儿房间靠窗的位置,有一个矮矮的白色抽屉柜,那是她六岁生日时,我送她的礼物。柜子表面早已贴满贴纸,有歪歪扭扭的小熊、褪色的彩虹,还有一只缺了耳朵的老老鼠。女儿从不让我打开这个柜子,总说这是她的“秘密基地”,只允许妻子偶尔帮她收拾一下。我本以为里面藏着的,不过是小女孩喜欢的小玩意儿,比如发夹、橡皮筋、贴纸或者糖纸。直到一个周末下午,我打开了它,才发现那是一扇通往女儿内心世界的门。

那天女儿去外婆家玩,我帮她收拾房间,余光瞥见那个柜子的抽屉半开着,有张纸露了一角在外面。我犹豫片刻后拉开抽屉,本想把纸张塞回去就关上,没想到还是看见了里面放的东西。那是一叠A4纸,上面用蜡笔画了不同的图案,我一张张翻看,发现其中一张纸上写着“我们的一家”,画

上是三个手拉着手的小人,脸上都带着大大的笑容,其中那个短发的小人,应该画的是我,因为下巴有用黑线勾勒的胡须。连我每天带出门的蓝色公文包,也被女儿画出来,还用心涂上了对应的颜色,十分形象。

纸张下面压着一朵彩色纸做的小花,已经被压扁的花瓣上写着“给爸爸”。我想起来这是去年女儿送的礼物,当时的我正忙着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,随口说了句“谢谢宝贝”,便把这份礼物放在一边,之后也忘了拿走,没想到女儿又将它收进了抽屉里。

抽屉的最下面还有一个小筐,里面放着出差带回来送女儿的小手链和小挂饰,还有几张电影票根,看日期是数不多我带女儿去看的动画电影场次。让我更惊讶的是筐里放的几张张小纸条,上面是女儿

女儿的抽屉

□魏宜君

稚嫩的笔迹,写的内容不少是关于我的,比如“爸爸陪我搭积木,好开心”“今天爸爸和我说话,没有看手机”,又或是“希望爸爸早点回家,想听他讲故事”。看着看着,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,眼眶也跟着泛红,这个小小的抽屉好似一本女儿用物件“写”的日记,记录着她认为珍贵的时光,那也是父母放下琐事,给予她的用心陪伴。

关上抽屉,我心里五味杂陈,这些年,自己经常忙于工作,总以为给女儿买贵的玩具、报她喜欢的兴趣班,就是给她最好的爱。却忽略了在孩子心里,再多物质馈赠,都比不上爸爸静下心来陪她聊聊天、做做游戏的片刻陪伴。这让我又想起了那些加班的夜晚,每次回家时女儿已经睡着,我都没来得及好好跟她道声晚安。有时周末在家,我也总是盯着手机屏幕处理工作、翻看消息,女儿拿着刚做好的手工作业兴冲冲

地跑过来说“爸爸你看”时,我都是随口回应几声,目光从未离开过手机,甚至没发现她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被我敷衍对待的时光,那些被我搁置的承诺,原来都被女儿悄悄藏进了抽屉里,只等着我去读懂与实现。

那天女儿回到家,看见我在她的房间,赶紧跑去护住抽屉,我没有说话,只是笑着提议:“周末我们去公园搭帐篷露营吧?爸爸之前答应过你的。”女儿听后愣了一下,随即眉开眼笑,蹦蹦跳跳地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,开心地不停喊着“爸爸真好”。

一次偶然的发现,让我明白了女儿藏在心底的小期盼,原来她一直默默等着我能多陪陪她,而不是匆匆应付。往后的日子,我想自己该学会放慢脚步,多抽出时间去陪伴女儿成长,也用行动把这些缺席的时光,一点点慢慢补回来。

众生



妻子出差归来,带回了一只短毛小猫。它待在带纱窗的宠物包里,一路上,我从后视镜里看向这只灰扑扑的小家伙,它也睁着一双琥珀色的大眼睛,怯生生地回望我。

这只猫十分怕生,刚到家的头一个礼拜,它整日窝在书房里,半步都不肯踏出,而我一靠近,它立马躲到书桌下。见我几次示好不成功,妻子支了一招,说不如拿零食与猫拉近关系。没想到这招真的管用,闻到鱼罐头味道,这只猫忍不住从屋里探出头,等我把手放在地上,它便迅速跑出来叼走一口。来回几次,小猫胆子大了点,渐渐敢在我身边溜达,偶尔等不及了,它会用柔软的小爪子轻轻抓拉我开罐头的头,那馋嘴的模样着实可爱。

有一天夜里,我看书累了,坐在书房的摇椅上打盹,迷迷糊糊间,感觉有个温热的东西在蹭我的手,睁眼一看,原来是小猫不知何时跑来趴在我的身上。等我回神

后开口叫它的名字,许是声音稍大,小猫又一溜烟地跑开了,只留下一团蓬松的灰色影子,转瞬消失在角落。

几周后,小猫渐渐放下戒备,在家中走动时也更自在。因为它经常走路不发出声响,我只好把储物间、壁橱和洗衣机的门关好,生怕它偷偷跑进去出不来。没想到一段时间过去,小猫反倒更喜欢待在厨房,不时就溜进去,一会儿在灶台上走猫步,一会儿在放着瓶瓶罐罐的调料台上绕来绕去,但不会碰到任何东西。它有时趴在冰箱上,居高临下地看着妻子做饭,我瞧见了想把它喊下来,小猫却一扭头,一副不想搭理的样子。妻子见状打趣说在猫的眼里,人类的职责只是喂食、铲屎和陪伴,可不能干涉它的自由。

有人形容猫是天生的“猎手”,我很认同。就像家里这只小猫很喜欢跑去阳台,一旦发现小鸟来落脚,它定会匍匐在一旁

安静地观望,然后掐准时间,迅速冲过去逮住鸟儿,之后把玩一会儿,再将猎物放生。我有次试着拿绑着虫饵的钓竿逗弄小猫,想和它比拼反应速度,没想到它每次都能精准抓住虫饵。唯有玩腻光景时我才能占上风,没有实体的红点在屋里来回移动,小猫追来跑去,几番捕捉尝试未果,它终于发现了我手中的激光笔,当下生气地叫了几声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最后还是我拿着零食哄了又哄,小猫才愿意继续与我玩耍。

想起之前养的小狗爱玩追逐游戏,我有次心血来潮,悄悄绕到小猫身后,再突然出声,等它吓得跑开,再跟在后面追,妻子见了连忙制止,说这样做会惹猫生气。果不其然,等小猫跑累停下来休息,我再靠近时,它立马龇牙发出“嘶嘶”的警告声。后来,我只得换个玩法,比如先引起小猫的注意,接着跑开躲起来,等它来找我,

这游戏恰好合了它的心意,玩了几次,我们的关系也亲近不少。我还猜想孩子们把捉迷藏叫作“躲猫猫”,或许就是源于猫咪爱玩这样的游戏。

如今,这只小猫玩累了或是饿了,都会竖着尾巴走到我身边,“喵喵喵喵”地叫着,再用身子轻轻蹭蹭我的小腿撒娇。不像初见时那般怯懦警惕,只要看见我伸手,它就乖巧地凑过来任由我抚摸,喉咙里还会发出满足的呼噜声。有时妻子出门,家里只剩我和小猫,它还变得格外黏人,往往我坐在哪儿,它便蜷在旁边陪着,一刻也不离开。

从最初的小心翼翼试探,到后来的毫无保留亲近,这只小猫用自己的方式,一点点融入我的生活。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牵绊,只有日复一日的朝夕相伴,而这份简单的陪伴,倒也尤为珍贵的居家日子,增添了不少的温馨与欢喜。

每日佳句

认知如同阶梯,每向一步,看到的风景便多一分辽阔。

回首



门门

□骆明凤

如今回老家的次数少了,有时时间耽搁太晚,母亲仍执意坐在堂屋里等着,看见我到家了才会起身,回屋前还不忘提醒一句:“记得把门门插上。”

母亲口中的门门,是过去房屋常见的防盗装置,闽南人又叫它“门串”。关门时拿起两根木杆,依次将它们横着推进大门后的“槽眼”中,门便闭好了。两根木杆看似又长又扁,却很结实,插好后能让木门紧紧关闭,如同上了锁。开门时,只需将凹槽里的木杆逐一抽出来,木门便可以轻松打开。看似简单的机关,却是祖辈传下的智慧,坚固又耐用,也难怪母亲总说这门门是家里最实在的锁,若不经屋主主人的同意,外面的人再怎么推拉,都无济于事。而老一辈人提起门门,还会念叨一句闽南俗语:“门门一落,心安厝里。”

闽南地区的天气多变,长辈们却认为只要将门门住,再大的风雨也不用怕。起初我是不信这话的,心想只是两根普通的木头,怎么可能抵得过狂风暴雨的冲击,总觉得是大人人们的自我安慰。直到有一年夏天,台风过境,夜里狂风夹着暴雨犹如猛兽扑来,整个老厝感觉都在摇晃,雨水不断从门缝里挤进来,灌得满地都是。没想到门门却像牢牢顶住大门,风再大,也只是把门板往里压了压,很快又被门门“推”了回去。看着门门在那一推一顶中微微颤动,我当下又急又怕,母亲却很淡定,还说:“别担心,有门门在,大门稳得很。”直到风雨渐歇,大门依旧纹丝不动,我才真正放下心来,也终于相信母亲没有骗人,那两根不起眼的木杆,果真能稳稳护住老厝,护住屋里的人。

后来村里建起了“村庄记忆馆”,乡亲们收集了五花八门的老物件送过去,有簸箕、锄头、梨花桌、石槽,还有几个旧门门。这些老门门的表面刻着花纹,有的被岁月“啃”出一道道痕迹,它们都被仔仔细细擦拭干净,摆放在展馆的一角,旁边还立着木牌,写着“门门——闽南家宅的守护符”。假期里孩子们回乡,一群人围着展馆好奇地打量,叽叽喳喳地讨论那些木杆有什么用?于是我讲起插门门防风雨的往事,孩子们听得入迷,眼中满是新奇与向往,仿佛也跟着回到了那个风雨夜,亲眼见到两根木杆撑起一屋安稳的模样。他们或许还不懂,这简单的门门锁住的,不只是门户,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家的眷恋与守护。

现在住在城里的套房,大门用的是智能锁,每次关门就自动上锁,开门时只需刷脸或输入数字密码,操作起来简单又快捷。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仔细想想,其实少的不过是那份亲手插门的踏实感和藏在门门里的烟火温情。看似笨重的旧门门,守着老厝,也守着屋内昏黄灯光下等待的母亲,无论何时回去,只要听见那句“记得把门门插上”,心里便瞬间安稳下来,那也是独属于家的、最踏实的回应。

茶余饭后

农历三月别称

●春季:古人将春季的三个月分别称为孟春、仲春和季春,合称“三春”,其中季春指农历三月。出自唐·严维《状江南·季春》:“江南季春天,莼叶细如弦。”

●桃月:农历三月的桃花开得尤为繁盛,这也是春日极具代表性的花卉,因此这个月也称“桃月”。唐·张旭在《桃花溪》中写道:“桃花尽日随流水,洞在清溪何处边。”

●姑洗:指代十二律中的第五律,同时也常被用来称农历三月。唐·杜甫言在《南海乱石山作》中写道:“昔去景风涉,今来姑洗至。”

●杪春:“杪”本指树梢,引申为末尾,农历三月是春季末尾之月,故而得名“杪春”。出自唐·李端《送友人游江东》:“江上花开尽,南行见杪春。”

●蚕月:农历三月是民间蚕桑业的关键时节,因此古人将这个月称为“蚕月”。出自《诗经·七月》:“蚕月条桑,取彼斧斯,以伐远扬,猗彼女桑。”